《在墙的另一边》　  
　　在见这位患者之前，我被两位心理专家和一位精神病医师严正告诫：一定要小心，他属于思想上的危险人物。在接到反复警告后，我的好奇心已经被推倒了一个顶点。  
　　  
　　老实说，刚见他到后有点儿失望，看上去没啥新鲜的。其貌不扬，个头一般，没獠牙，也呼吸空气，肋下没逆鳞，看样子也吃碳水化合物，胸前没一个巨大的“S”标志，看构造变形的可能性也不大。不过还是有点儿比较醒目的地方——是真的醒目：他的目光炯炯有神。  
　　  
　　按下录音键后，我打开本子，发现他正在专注的看着我一举一动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很好，你被他们警告要小心我了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呃……是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怎么形容我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别的事儿可干，他们已经不让我看报纸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为什么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会从报纸上吸收到很多东西，能分析好几天，沉淀下来后又有新的想法了。所以他们不愿意让我看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听说过你的口才很好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说的比想的慢多了，很多东西被漏掉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自夸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事实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突然觉得很喜欢跟他说话，清晰干净，不用废话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了，告诉我你知道的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很迫切啊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因为说你是那些心理专家的噩梦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是他们本身也怀疑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怀疑什么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对劲？一切都好像有点儿问题，但是又说不清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，看不透什么地方有问题。有些时候会若隐若现的浮出来什么，等你想去抓的时候又没了，海市蜃楼似得。你有时候会很明显的感觉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，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物体后面总有些什么存在，而且你可以确定很多规律是相通的，但是细想又乱了。这个世界有你太多不理解的了，你会困惑到崩溃，就像隔着朦胧的玻璃看不清一样，最后你只好用哲学来解释这一切，但是你比谁都清楚，那些解释似是而非，不够明朗。你有没有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飞快的在脑子里重温着他那些话，并且尽力掩饰住我的震惊：“嗯，有时候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如果真的仅仅是‘有时候’，你就不会在接受了警告后，还是坐在了我面前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的敏锐已经到了咄咄逼人的地步了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因为我好奇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了，所以你会怀疑一切，你会不满足你知道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啥都没说，脑子里仔细的在考虑怎么应对——第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迫认真应对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说的你能理解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在想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什么可想的，根本想不出来的，因为你现在的状态不对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也许吧？什么状态才能想明白呢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知道。但是大概上我了解一点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决定先以退为进：“能教给我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需要教，很简单。你想想看吧，宗教里面那些神鬼的产生，哲学各种解释的产生，追寻我们之外的智慧生物，以及把我们所掌握的一切知识都极限化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找。找什么呢？找到更多更多。但是，实际上是更多吗？是的。多在哪儿了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似乎话题又奔哲学去了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，哲学只是一种概念上的解释，那个不是根本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呃……哲学还不是根本？那什么是根本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没听懂我说的重点。哲学只是其中一个所谓的途径罢了。也许哲学是个死胡同，一个骗局，一个自我安慰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觉得我有点儿精神病了，他的目光像个探照灯让我很不舒服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就不要在兜圈子了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们只看到一部分世界，实际上，世界很大，很大很大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想说宇宙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宇宙？那不够，太小了，也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罢了。实际上这个世界时跨越空间、跨越时间、跨越所有的一切。大到超越你的思维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思维是无限的，可以想象很多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突然大笑起来，这让我觉得很恼火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想象的无限？你别逗了。想象怎么可能无限呢，想象全部是依托在认知上的，超越不了认知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这个……知识越多，想象的空间越大……是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扔掉空间的概念吧？神鬼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弥补空间的不足，什么时间啊，异次元啊，都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罢了，差的太远了。一只树上的小虫子，无法理解大海是怎么样的，沙漠是怎么样的，那个超出它的理解范围了。捉了这只虫子，放到另一棵树上，它不会在意，它会继续吃，继续爬，它不会认识到周围已经不同了，它也不在乎是不是一样。有吃就好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既然有吃了，何必管那么多呢？那只是虫子啊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错，我们不能要求虫子想很多，但是也同样不能认为想很多的虫子就是有病的。允许不同于自己的存在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想说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并没有想说，只是你认为。”  
　　  
我：“好吧，知道我们的世界渺小又能怎么样？对虫子来说即便知道了大海，知道了沙漠又能怎么样呢？不是还要回去吃那棵树吗？没有任何意义啊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是人，不是那个虫子。你是自诩统治者的人，高高在上的人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就不自称那些好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微笑着看着我，我知道我上套了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想否定人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，我不想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回到你说的那个更大的世界。你怎么证明呢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一只虫子问另一只虫子：你怎么证明大海存在呢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有点儿头疼：“变成蝴蝶也许就能看到……如果离海不是太远的话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得意的在笑。  
　　  
　　我明白了，这个狡猾的家伙利用我说出了他真正的主张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可复杂了，根本是质变嘛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突然又困惑了是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觉得脑子里乱成了一团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有没有玩过换角度游戏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怎么玩儿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在随便哪个位置的衣兜里装个小一点的DV，想办法固定住，然后再把兜掏个洞，从你早上出门开始拍，拍你的一天。等休息日的时候你就播放下看看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世界变了，不一样了，全部都是新鲜的，一切似是而非，陌生又熟悉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不得不承认这个真的很好玩儿，想想都会觉得有趣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过几天换个兜，或者装在帽子上，或者开车的时候把DV固定在车顶，固定在前杠上，然后你再看看。又是一个新的世界。这还没完，同样是裤兜，再让镜头向后，或者干脆弄个架子，固定在头顶俯拍，或者从鞋子的角度？或者从你的狗脖子上看？怎么都行，你会发现好多不一样的东西，你会发现原来你不认识这个世界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像很有意思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当个蝴蝶不错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上套已经习惯了。  
　　我：“这样会没完没了啊。”  
　　他：“当然，这个世界太大了，大到超出了你的想象。”  
　　我：“时间够一定会看完所有的角度。”  
　　他：“你为什么老根时间较真儿呢？没有时间什么事儿啊？真的要去用所有的角度看完整个世界？哪怕仅仅是你认知的那部分？难道不是你的思维限制了你吗？”  
　　我：“我的思维……”  
　　他：“我说了，思维是有限的。对吧？”  
　　我：“对……”没办法我只能承认。  
　　他：“我是个危险人物？”  
　　我：“嗯，可能吧？但是你说的那些太脱离现实了，毕竟你还是人，你在生活。”  
　　他：“是这样，但是依旧不能阻止我想这些。”  
　　我：“但是你的思维也是有限的。”  
　　他：“思维，只是一道限制你的墙。”  
　　我：“你说的这个很矛盾。”

他：“一点儿也不。宗教也好，哲学也好，神学也好，科学也好，都是一个意思，追求的也是一个东西。那是你要找到。也是所有人找的——当然，你可以不去找，但是，总是有人在找。”

我：“假设你是真的，找到后呢？”  
　　他：“啊……按照以往的惯例，找到后就支离破碎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的讲给别人听，有人记住了，有人没记住。记住的人又糊里糊涂的再传播，最后大家觉得他是某个学派或者宗教的创始人，然后一帮人再打来打去，把本身就破碎的这个新兴宗教又拆分为几个派系。直到某一天，几个古怪的人发现了其中某些不同，然后煞费苦心的再找，直到找不到答案，开始思考，直到遇到那堵墙，然后，然后……Bulabulabula，周而复始。”  
　　我：“你把我搞糊涂了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”  
　　他笑了：“对你来说，对你们来说，我只是个精神病人。”  
　　我：“你…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”  
　　任凭我再说什么，他也不再回答了。但是他目的达到了：勾起了我对一些东西的想法，但是这样只能让脑子更乱。  
　　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思维混在一起，理不清头绪。我懂了他说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。第二天我很想再次跟他聊聊，突然间我觉得这很可怕。因为我昨儿晚上睡前一直在设计把DV固定在衣服的什么位置上。  
　　  
　　我想起了N个精神病医师告诉我的：千万千万千万别太在意精神病人说的话、别深想他们告诉你的世界观，否则你迟早会疯的。  
　　  
　　思维真的是限制我们的一堵墙吗？世界到底有多大？在墙的另一边。